

YE DE YOU HUO



夜的诱惑

● 齐明昌 著



夜的诱惑

齐明昌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夜的诱惑

齐明昌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787×1092毫米36开本 $4\frac{2}{9}$ 印张2插页78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9—0698—1

I·622 定价2.40元

目 录

夜的诱惑	(1)
瑶琳遐想	(8)
买茶龙井村	(13)
绿色的荒诞	(20)
星宿桥拾趣	(25)
海的向往	(29)
车	(37)
姜	(46)
同学	(54)
老师	(65)
邻居	(73)
看电影	(82)
婚礼	(90)
葬礼	(99)
皮包编辑	(110)
脚印	(120)
美人蕉	(123)
龙骨	(126)

帽子..... (133)

我所知道的航鷹..... (137)

目 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夜的诱惑

浓得化不开的夜色，象一位丹青妙手，把一切都涂上了神秘的色彩。于是，凝重的夜便产生了一种激动人心的魅力。

朱家尖的夜，更充盈着这种魅力。

朱家尖是个小岛，小得在地图上几乎没有它的位置。岛虽小，但岛上的沙滩却风姿绰约，旖旎迷人。

月牙形的海滩平坦如砥。细柔的黄沙从游人脚下往两边延伸，一直伸到浸在海水中的陡崖边，好似伸开双臂拥抱大海。滚滚浪涛，象浮在海面上绵延起伏的群山，吼叫着朝人们砸来。当人们尖叫着惊恐地正要四散奔逃时，它们却轰地一声，一头撞在沙滩上，溅起雪白的浪花和啤酒似的泡沫，嘻嘻哈哈地退回海中。一眨眼，它们又偷偷地卷土重来。站在海滩上极目远眺，蔚蓝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溶为一片，蓝幽幽的，梦幻一般深邃透明。若不是高高扬起的渔帆偶尔剪开一条缝隙，人们简直分不清哪是蓝天，哪是绿海。温润的海风，轻轻地揉搓人们，仿佛要

把人们也溶化在蓝天碧海之中……

“太美了！”到岛上来参加“海洋笔会”的作家们，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拘谨的还是豪爽的，功成名就的还是脱颖而出的，都被沙滩上的风光征服，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你真感到美吗？”一位本省的女作家问。她曾经走过深深的大草甸，才气和胆气同时横溢。

“美。美不胜收。美得鲜明，和谐……”我唯恐在作家们面前露怯，搜刮枯肠，故作深刻，“美得如诗如歌如画如酒如烟……美得象鬼，叫人要死要活！”我终于还是露出了浅薄。

幸尔女作家并不在意。“其实，海边的夜晚比白天还要美。夜晚，皓月当空，迷蒙的海面上，磷火随着波涛跳跃闪烁，像幽灵在舞蹈……”

作家们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被煽动起来了。他们被撩拨得心痒难熬，都跃跃欲试，想领略一下朱家尖令人毛骨悚然又妙不可言的夜色，领略一下露宿海滩的风情。

于是，笔会租下了夏令营的帐篷。色彩纷呈的尼龙帐篷，架设在苍翠的树林边，一面傍着大海，一面偎依青山。

暗淡的光线抹去山和树的分界线。夜的精灵张开黑色的羽翼，遮蔽了寰宇。

兴致勃勃的作家们海水涨潮般涌向海边。空旷寂寥的海滩上，顿时洒满作家们无拘无束的高谈阔论和放肆的笑声。

海滩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夜色如烟。海滩，峭壁，山峦，树林，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色彩，呈现出无色、无声的单调。人们的视线只能捕捉到兀立在陡峭崖壁上一块岩石的轮廓。天地一片混沌，山朦胧，树朦胧，海朦胧，朦胧像吹不散的雾，湮没了一切。黑暗使作家们感到压抑。他们焦灼的目光都聚集到黑灰封锁的天际，翘盼着那轮皓月早点君临。

作家们企盼的月亮没有出现，风却阴险地袭来。它狞笑着，舔着沙滩赤裸的胸膛，细柔的尘沙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钢针，无情地打在作家们的身上、脸上，像抹了辣椒面，辣辣的，麻麻的。汹涌的海浪撕下温驯的面纱，带着沉雷般的咆哮扑向海岸，似乎要把一切吞噬。尼龙帐篷像片可怜的树叶，在狂风中瑟瑟抖动，随时都会被抛上天空或扫进大海。

大家面面相觑，情绪一落千丈，冒险精神和好奇心被狂风扫荡殆尽，终于三三两两，前呼后拥，退潮般离开了海滩。

喧闹的海滩又重归于寂静。波涛的怒吼，海风的呼啸，更加衬托出没有生命的海滩的寂寞。

在充满生命活力的地方，寂静是温情脉脉的，能给人以温存的爱抚。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寂静是冷峻而又粗犷的，给人的不是温存的爱抚，而是冷酷的压迫。此刻，这种没有生命的寂静似乎更加浓稠，荡漾着，浮游着，一步一步笼

罩了海滩，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了，连空气也变成坚实的团块，无声无息地挤压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寂寞的海滩上，只剩下我和四五位作家在踟躅徘徊，宛如洒在油饼上的葱花。

一位来自椒江的中年女作家挽着一位编辑的妻子走过来。“你还不走？”女作家问。

“不走。剩我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我大有当年志愿军坚守上甘岭的气概，“我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

女作家古怪地一笑——不知是讥诮还是赞赏——挽起女伴的手走了。

风掠过海面，变得凶恶而又颠狂。它象鞭子一样抽打着大海，大海被搅成了泡沫，发出可怖的声响，像千百个幽灵在痛苦地呻吟。风冲上陆地后，更加粗野恣肆。树木被折腾成醉鬼，东倒西歪；树叶凄厉地惊呼，仿佛正被撕成碎片。岛上的山峦像一群阴森可怖的怪兽，正借着黑暗的掩护，悄悄逼过来，逼过来……

我出神地望着眼前惊心动魄的场面。忽然，一位农民作家捅了我一下，并朝走过大草甸的女作家那边努努嘴。糟糕！女作家眼中竟泪光盈盈。是悒郁？是伤感？反正不会是恐惧。听人说，在十年浩劫中，她和她的家庭遭受到那么多磨难，她都不曾畏惧过。眼下，一定是什么东西触到了她灵魂最脆弱的一面，心中的积郁爆

发了。

农民作家又走到一位中年作家和一位电影编辑身边。中年作家以擅长描写妇女而驰名文坛和影坛；电影编辑则是既写评论又做小说的“三栖”作家。他们和女作家是“文坛黄埔”的同期同学，也是我们这一小群人的中流砥柱。他们嘀咕了几句，然后宣布：“风太大，咱们回去吧。”

女作家不愿因为自己而扫众人之兴，情愿象基督受难那样留在海滩上。

她近于悲壮的高尚举动，自然激起大家的敬意。富于骑士精神的作家们怎能忍心看着一位女同胞在替他们受难，于是，他们分头劝说女作家“打道回府”。

我不愿回去，我渴望留在月黑风高的沙滩上。浓黑的夜色改变了一切，华丽的失去了光彩，平淡的变得隐秘神奇。阴谋和不幸都是在黑暗中酝酿。我朦朦胧胧地预感到留下来，可能会碰到什么危险，碰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勇敢或赢得别人廉价的赞叹，是因为我的生活太平庸，太寡淡，就像色彩单调的画，缺少佐料的菜；冒险，可以激发我的锐气，使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一点味道。然而，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美德，使我不能无所顾忌地说我想留下来。我害怕脱离“群体”，就像大雁怕脱离雁阵，树叶依恋树干一样。我也劝说女作家回去。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还咒骂了风，咒骂了云、天气，和该死的月亮。我感到自己虚伪透了，真想象女作家那样，好好地哭一场，而且是当着大家。

女作家终于被劝得心回意转，离开了海滩。我也快快地回帐篷里收拾东西。

归途中，我又和那位椒江来的女作家“狭路相逢”。

“怎么，要逃跑？”她揶揄说。

“不，战略转移。”我闪烁其词。

“嗨，你不能走。你是真正的男子汉嘛，男子汉大丈夫！”她不愧是椒江来的，说的话象在辣椒汁中浸过，让人脸上发烫。

我无言以对。说我怯懦？我七岁时和人打赌，曾在深夜穿过掩埋野尸、弃婴和处决犯人的“舍地”，尔今年过不惑，何至于惧怕黑暗和风沙？说我无法摆脱群体意识，怕落单？说我无力穿透传统文化厚厚的沉积层，不敢战胜虚伪？……这些都无法表达我的心境，只自嘲地说：“我是男子汉小丈夫——不，男子汉不丈夫！”

在戏谑的笑声中，我溜回招待所。

走进湫隘的小屋，首先感到的是闷热。尽管窗外狂风大作，但屋内的大气却好象凝滞了，生命被夹进一卷柔软但又无法摆脱的布里，使我感到郁闷沮丧。

夜里我思绪飞驰，像天上的浮云，翩然而来

又翩然而去。我痛恨自己。我明明渴望冒险，但又不敢冲破平庸；我明明希冀承认“自我”的价值，却又情不自禁地把“自我”投进“群体”之中；我幻想着坦率真诚，但在更多的时候却不得不虚伪……多么可悲，男子汉身上的负担和羁绊太多，太沉重了。

启明星刺破了黑暗。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我知道白天之后又是黑夜，浓重的夜色又会把一切涂抹得神秘莫测，黑暗中又隐藏着危险和意外，在引诱着人们去冒险。于是，又有人要受到诱惑……

受诱惑是容易的，但敢不敢挣脱一切去冒险，却又是一回事了。

瑶琳遐想

瑶琳仙境。多么有诱惑力的字眼！单凭这几个字，就足以撩人游思，使人陷入无边的遐想，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让人目迷神醉、流连忘返的美景。所以，每当我看到矗立在杭州街头“瑶琳仙境一日游”的大牌子，就不禁浮想联翩，心驰神往。

但是，几次到杭州，我都没有去瑶琳一饱眼福。这倒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愿意轻易闯进梦幻般的仙境，去玷辱，去亵渎它圣洁的形象。我要找个心情最好、悟性最佳的时候，去领仙境的风情，加深美的印象。

炎夏，我又来到杭州。这时的杭州，象喇嘛庙中形象多变的骡子圣母一样，收起了春天的温顺，变得威猛无比。灼热的空气象流动的火焰，在街头恣意奔突。清凉的西湖成了一锅沸水，热气蒸人。

我坐在旅馆里，把电扇开到最大风速，房间里仍旧象烤箱。我象被扔到沙滩上的鱼，一面喘息，一面考虑到哪里去，暂时躲开火炉般的杭

州，哪怕一天也好。这时，“瑶琳仙境”四个字蓦地跳进心头，心里顿时觉得一阵凉爽，慰藉。

于是，我不管是否会亵渎心目中瑶琳圣洁的形象，逃也似地离开可以把人烤焦的杭州，奔向向往已久的瑶琳。

在桐庐县境内的瑶琳，距离杭州只有九十多公里，我们沿着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岸驱车急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原来我以为瑶琳仙境是近几年新发现的地下溶洞，就像芦笛岩那样。看了《游览指南》才知道，早在隋唐时代，瑶琳就已是人们游览的胜地，历代文人颇多吟咏。

然而，这样一个旅游胜地，在近百年岁月的更迭中，不知是因为天灾、兵燹，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洞口壅塞，“仙境”与尘世隔绝，瑶琳渐渐湮没无闻。但是，湮没并不等于不存在。在离瑶琳旧洞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口，一到冬季就喷云吐雾，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妖气”。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这股“妖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过开发，瑶琳仙境终于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游览胜地。

紧闭的洞门打开了。一位眉清目秀的导游姑娘引导我们鱼贯进入洞中。燥热的身体让洞内凉森森的空气轻轻一拂，立刻感到神清气爽，飘飘欲仙。

我们跟着女导游跨过一座玲珑别致的小石

桥，穿过一个“狮”、“象”守卫的洞口，眼前立刻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瑰丽而又奇厅的景象：洞内云雾缭绕、灯火明灭；在朦胧之中，隐隐看到仙女们在瑶台上翩翩起舞；在峰岭掩映的山庄中，依稀听到犬吠鸡啼，看到仙人忽聚忽散……再加上洞内叮咚的泉水，如琴似筝，使人恍如置身仙境，就连身边那些僵硬冰冷的石头，仿佛也注入了生命，有了温暖的气息。

一阵莺歌燕语般的说话声，把我从梦幻中唤回。女导游在解说。她用手电筒的光线，指着洞中那些千姿百态的石笋、石柱、石帘、石幔，说这个像神仙、那个像菩萨；这个像龙王，那个是鱼精……不知为啥，经过女导游的解说，我觉得笼罩在洞内那种扑朔迷离的气氛和朦胧神奇的色彩渐渐消失了，飞驰的思绪骤然凝固，脑子里只剩下茫然一片，那些如仙似神的石笋、石柱仿佛也失去了灵气，重新变得僵硬冰冷起来。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可能像我儿时一样，大人越是不让干的事情越是跃跃欲试，大人们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却怎么也不愿干。多么可怕的逆反心理！

我不再跟随大队人马，去聆听女导游声音怡雅悦耳的解说，而任凭自己张开幻想的翅膀，在洞中遨游。

我沿着洞中石板铺成的小径缓缓前进。石板湿漉漉的，像刚下过雨。我不由得想起了江南

小镇上的街衢，在如烟似雾的濛濛细雨中，铺在街衢路面上的石板也是这样湿漉漉的。童年时代，我不止一次地冒雨去上学，在那些湿漉漉的石板上，失落了多少天真而又美丽的梦。现在，我踏着湿漉漉的石板小径朝前走，仿佛不是走在洞中，而是在走向故乡，走向童年，在拣回那些失落了的梦……

道路渐渐陡峭。路两边巨石嶙峋。绿幽幽的灯光，把周围的世界涂成一片浓绿，看上去像青翠欲滴的竹林，像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树海，隐隐雾气如同竹林中的晨雾或树海中的烟云。哦，上山了。一磴磴的石梯，使我想起了黄山。上天都峰，攀登的也是这样的石梯。前面是绝壁，背后是蓝天，惊心动魄而又心满意足。它使你感到人的胆气与魄力。这里，是不是浓缩了的黄山？

一条小河横在面前。河水清澈湍急，流经之处，留下了一串串音韵别致的歌声。河水不见天日，这是地狱中的冥河，还是《圣经》中的忘川？也许，这就是那条象带子般缠绕萦系在我心头的故乡的小河吧？……

我在情一般深梦一样美的“仙境”中徜徉，任思绪驰骋。忽然，团团热气迎面扑来，像面对打开的炉门。呀！原来“仙境”的出口就在眼前。我从洞中放眼望去，外面是火一样的世界。田里的庄稼、蔬菜晒得打了绉，行人挥汗如雨。在我身后的洞中，是清凉的仙境，仙人云集，仙气氤

氤。是长留仙境还是重返人间？我站在仙凡分界的地方，思索起来。仙境固然美妙，但一切却是那么虚假，甚至连温度都是那样阴死不活的，老停留在一个刻度上。人间固然严酷，但一切是那么真实。冷就冷得凛冽，热就热个畅酣，更何况人间还有蓝天，白云，红花，绿树，有血有肉的人！

于是，我毅然走出清凉的仙境，冲向火海般的人间。